

第一章 選擇不同人生

大堰王朝永和十七年，長安城王宮中，燈火通明宛如白晝，絲竹靡靡聲從燒尾宴上嫋嫋傳出，眾人都在恭賀新走馬上任的宰相，而這位宰相卻對宴席上的王將軍恭敬有加，畢竟若沒有王將軍，宰相之位焉能輪到他？早就是那楚國公的囊中之物了。

與宴席相對，楚國公府中陰森一片，被金吾衛團團包圍，而那被緊盯的苻令珠，卻彷彿沒有感覺到空氣中的焦灼，冷靜地為自己淨面換衣。

她身穿白色素衣，遙望王宮，冷笑一聲，沒想到，臨到死她也沒能坐上宰相之位，好一個王老狗！

將面前紅綢掀起，冒著寒光的匕首、通體雪白的綾帶再加一瓶毒藥，映入眼簾。她慢慢伸出手將小瓷瓶拿過來，餘光瞧見屋外爬起的火。

想她苻令珠女扮男裝出入朝中多年，縱使高居國公，依然想當宰相名留青史，因為她只有這一個目標了。

年少時志氣高遠，她同親人們說她要做巾幗宰相，如今親人已逝，彷彿只有真的當上宰相才不會愧對他們，可馬上到手的宰相之位卻沒了。

王易徽……王老狗！你可真是好樣的，她女兒身暴露都要死了，還不讓她如願。她多年經營，毒啞過嗓子、曬壞過面皮，從小心翼翼、草木皆兵，到後來的瀟灑自如、攪風攪雨，隱藏苻令珠的一切變成楚國公，一路走來只為給苻家報當年之仇。

當年那一場禍事牽連到整個苻家，苻家男丁斬殺在長安西市，他們苻家的血流了三尺厚，她父親的屍首都沒人收，被人扔去亂葬崗讓野狗分食。

而女眷在流亡途中，有不堪忍受折辱自盡而亡的，例如她的母親；有不能忍受長途跋涉之苦，患病得不到醫治而亡故的，例如她的祖母。

還未到西北，她們便亡了一半的人，她和隔房妹妹是被那些剩下的人用命推著跑出來的，可如今就連妹妹也去了。

大仇得報理應快樂，可她心中只有苦悶，她想母親的懷抱、父親的慈愛、妹妹的細語。

猛地揚起白皙的脖頸，她乾脆俐落地吞下毒藥，白色的喪服上，一滴兩滴，暈開了黑褐色的血液花朵，倒地的那一刻，她捂著喘不上來氣的胸口，眼前一片模糊。有點疼啊。但她這一世不白活，王老狗，下一世別再讓我碰見你！

燒尾宴席上，一直等待著苻令珠的王易徽放下手中杯盞，似是不經意地問向身邊之人，「楚國公怎的到現在還未至？」

一群人已經喝高了，互相推擠，大著舌頭回覆道：「回……嗝，回不來了……」他狐狸眼微垂，寬袖遮掩下的手指收攏，「何意？」

「我那在金吾衛的侄兒……嗝，跟我說，今兒要……去、去圍楚國公府……」

那人話音未落，王易徽便留給眾人一個大步流星快速走出的挺拔背影。

「去哪啊，王將軍？」

這道身影很快就出現在了苻令珠的府邸門前，卻見漫天火光纏繞，黑煙直沖雲霄。苻令珠的府邸外，王易徽被攔在門外，「王將軍來得不巧，楚國公醉酒不慎打翻燭臺，葬身於火……」

那宦官話未說完，騎在馬上的王易徽便一鞭子抽了過去，力道極大，生生從那公公身上抽下塊肉來。

他漠然地看了那宦官一眼，「滾！」隨即動作俐落地翻身下馬，指揮著同他一起過來的羽林衛滅火。

他伸手拎過一桶水澆在那貴不可言的官袍上，衝了進去，跟在他身後的羽林衛阻攔未果，逼迫金吾衛和他們一同進去。

那宦官整個後背血淋淋，被人攙扶著嚷道：「王將軍，人早沒了，何況楚國公斃於火海，王將軍解決一心腹大患，理當開心才是，何須如此惺惺作態？」

王易徽動作微頓，狐狸眼中閃過一片厲色，頭也不回地道：「我知你不過聽令行事，你若再敢阻攔，我必取你性命！」

天色越發昏暗，一層接著一層的黑雲厚得像是天都承受不住，要掉下來一般，「轟隆隆」的雷聲響徹不停，一條粗壯的閃電貫穿天地，直劈苻令珠所在的房屋。

瓢潑大雨傾盆而下，輕而易舉滅了張牙舞爪的火。

永和十七這一年的夏天，大堰楚國公因未能當上宰相在家中醉酒鬱卒，打翻燭臺導致滔天火舌，屍首無存，救火不利的金吾衛們均被貶被罰。

同一年，王易徽率領十萬鐵騎踏平突厥，為大堰開拓國土。

而無人可知的苻家墳地內，在一片衣冠塚裡，多了一塊無名新碑……

平陽五年，國子監內，苻令珠被一片嘈雜聲吵得再次睜開了眼。

周圍景象扭曲，點點綠色旋轉，好似她身處一片青山綠水中。

她下意識扶住身前可以支撐身子的東西，反倒按住了厚厚的宣紙，扭曲的景象讓她犯噁、喘不上氣。

待不再頭暈目眩，她這才微微晃了晃頭，眼前虛幻的景象清晰浮現，一雙冷漠淡然的狐狸眼懾住她的心神，讓她頓時睜圓了眼，驚愕不已。

對面之人，頭戴襍頭巾子，穿一襲玉色展翅鶴紋圓領窄袖長袍，單薄的布料下，盡顯流暢有力的線條，那扣著的一條價值不菲的玉腰帶，將勁瘦的腰勾勒分明。他整個人都帶著一種從小到大錦衣玉食才能培養出的矜貴之氣，可他一動，腳上的靴子露出，那藏匿在其中的匕首稍縱即逝，又帶了三分血性。

這這這……這不是王老狗年輕的時候嗎？

身邊有眼熟卻想不起是誰的女子，聲音放大了十倍尖細著嗓音，還推了推她，「快別愣神了，趕緊寫啊！」

對面叫嚷聲起，「小姑娘就是小姑娘，一點陣仗都承受不了，我看這個比試都多餘，妳就直接嫁給人家算了！」

什麼情況？

苻令珠蹙起柳葉眉，環顧四周，發現不少在朝堂上針鋒相對的熟人，均是年輕時的裝扮，而她放在宣紙上的手沒有流放之時的傷口，白嫩的像是軟豆腐，再結合他們的絮叨之聲，頓時倒吸一口涼氣，表情卻始終保持如一。

這是她入朝堂後練就的本事，不管遇到什麼滔天波瀾都只在心裡腹誹，面上卻讓人毫無察覺。

她飲下毒酒是真，痛苦也是真，一口氣斷了再沒上來是真，她已亡了，然而剛才推她之人身上傳來的熱源也不是假的。

思緒急轉，結合當前一幕幕和他們的話語，苻令珠確定，她重生了！

而現在……是她為了和王易徽解除婚約，特意提出比試的時候。

三場兩勝，若是王易徽勝了，她二話不說帶著嫁妝嫁進王家，若是她苻令珠勝了，他王易徽就得將信物歸還，以後大路朝天各走半邊。

她記得，三場比試，一場是比騎射、一場是比音律，最後一場是比做詩，她和王易徽前兩場平局，最後一場她險勝。

摸了摸手下的宣紙，此時正是決定兩人到底會不會解除婚約，最關鍵的第三場比試。

「三娘？」

莫叫她……她環顧了一圈周圍好奇、興奮、疑惑的同窗們，低頭看了一眼已經寫了一半的詩，頓時眼前一黑。

年少時的自己果然文采斐然，瞧瞧這詩，對比工整，意境撲面而來；瞧瞧這字，筆鋒犀利，草書之經典也；瞧瞧這空白地方的宣紙，都那麼的乾淨如雪。

那空白的地方，是現在的她能續寫出來的嗎？

出入朝堂多年的自己，在官場中磨沒了這一身的才氣，被權慾蒙蔽了心眼，已是再寫不出如此清新脫俗的詩了。

就算是想從記憶深處將這首詩挖出來也是不可能的，她在國子監的時候是有靈感就作詩，數百首的詩，她不可能首首都有印象。

再瞧瞧手邊的白紙黑字，不說她能夠把詩填完，就說這一手草書，上一世怕被人認出來加之寫摺子方便，早棄草從楷了，由自己親手抹去了「苻令珠」的一切。

如今真是無從落筆，也無法落筆，這一落筆就要露餡，她苻令珠的面子不用要了！她暗暗苦笑，內心忍不住哀嚎，你讓我寫楷書，我能寫得板板正正，要多乾淨就有多乾淨，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，現在讓我寫草書？呵呵……現在讓我七步作詩？呵呵……

許是她愣神的時間太長，王易徽放下毛筆，轉了兩下自己的手腕，「妳這是要認輸？」

誰要認輸了！她苻令珠是誰？當場認輸面子還要不要了？搶了她的宰相之位，還敢噏她，不要臉！

她再次看了眼案桌上的半首詩，眼角一抽，心裡只剩兩個字徘徊——要完！太難了，真的太難了……

苻令珠半眯著眼睛將王易徽從頭打量到腳，隨即勾起唇角，下意識要用手去摸下

巴，剛抬起來便反應過來，現在她可不是楚國公得注意形象，便順勢抽出自己的汗巾，假模假樣地點在眼睛處，聲音淒楚地道：「五郎，竟是真的要同我解除婚約？這比試都已經進行到第三場了，還、還要繼續，五郎好狠的心啊，嚶嚶嚶……」這話說的她自己都打了一個激靈，哎呀，受不了受不了。

然而王易徽只是眉峰動了動，依舊冷著臉，「三娘可是身體不適？我觀妳剛才差點昏倒在地，比試可延期進行……」

他話沒說完，苻令珠嚶嚶聲更大，活像個被欺辱的小姑娘。

周圍譁然聲入耳，平常抬著下巴走路的高傲小姑娘，突然變得柔弱可欺，大家似是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。

「我們兩個單獨談談！」

苻令珠還在心裡唾棄自己，為了不繼續作詩竟然假哭，人就被王易徽拎著胳膊拽走了。

王易徽看著她受驚一般，但壓根沒有半點眼淚的眸子，簡直要被氣笑了，但還能維持住自己冷淡的面皮。

「三娘，這場比試是妳提出來的，因何變卦？」

這讓我怎麼回答，總不能說我作詩作不出來，所以出此下策離開那裡吧。

「嚶嚶……咳。」苻令珠本來還想再接著裝一會兒，迴避一下，可王易徽的目光如影隨形，壓迫感著實太強，索性假模假樣地拿手帕揉了揉有些發癢的眼，嬌嫩的眼周立刻紅了一片，讓她看上去楚楚可憐。

王易徽目光幽深，視線在她嬌嫩的臉蛋上轉了一圈又移走了。

怎麼著？作甚用那種眼神看著我，是不是想怎麼霍霍我呢？苻令珠在心裡嘟囔，又罵一聲王老狗。

那王老狗開口說話了，「三娘可是在拿我尋開心？我知讓妳等我三年是我對不住妳，因而妳提出想解除婚約進行比試，我也一一應了，如今這是怎麼了？」

撲面而來的質問讓苻令珠挑了挑眉，面對自己多年來的對手，勝負慾輕而易舉升起，她嘴皮子上下一碰，道：「我改主意了，不想退婚了還不行？」

這話讓她成功看見年少時的王易徽皺起眉，真是打從心底裡感到開心，痛快！

王易徽壓下滿腹狐疑，「妳不是立志要出入朝堂成為巾幗宰相，認為嫁人非妳所圖？」

苻令珠被噎得一哽，目光不善起來，是誰讓她巾幗宰相成為泡影的？竟還有臉來問她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成為宰相了！

真是不提還好，越提越氣，氣得她都開始琢磨起真不退婚的可能性。

她和王老狗的婚事，是雙方父親詭異成為朋友之後定下，是打小的娃娃親，不然以王家的權勢，他們苻家可攀不上。

年少時的自己志氣高遠、心比天高，一直不甘心女子只能相夫教子，磨著父親送她入國子監，盼望著有朝一日也能用女子之身出入朝堂。

然，自女帝登基後，雖說女子地位在其統治之下有所提高，但自從其薨，接連兩位新帝上位，可能是怕再出一位女帝，對女子的打壓越發明顯起來。

她們在國子監的女學生人數越來越少，女子三從四德論又被反覆提起，她想同男子一樣入朝為官，無異於癡人說夢，可年輕人總容易頭腦一熱，衝動起來便肆無忌憚。

王家是世代的武將，到王易徽這一輩，其父親兄長皆戰死沙場，因其要守孝三年，本就不想成婚的自己默不作聲等了三年。

前世，當王易徽出了孝期，苻令珠自知想要與其解除婚約，兩家都不會同意，便在國子監同窗的見證下和他比試，逼他同自己退婚，比試一出，無論兩家如何想，這婚都退定了。

誰知世事弄人，後來苻家慘遭覆滅，她倒是出入朝堂了，卻是女扮男裝，裝男人一裝二十載，原本以為不會再有任何交集的人，在朝堂上因政見不合成了死對頭，最後更是身分暴露，到死都沒能如願當上宰相，可恨！

早說過了，王老狗你別落在我手上，這比試不可能進行下去，她也真有點不想退婚了。

沒錯，她既重活一世，又何必做跟前世一樣的選擇？朝堂不見血的刀光劍影，她早已厭倦，想要當宰相也是為了當年給逝去親人的承諾，讓他們看看巾幗宰相。現今，她心裡有些小雀躍，她還在國子監求學，後來發生種種都還沒發生，她的親人都在世，宰相於她而言也不那麼重要了。

而父母一直認為王老狗是良人，是她堅持才鬆口給兩人退婚，她本就對父母心存歉意，這一世為什麼就不能聽父母話，讓他們開心？

嫁給王老狗，既能寬父母心又能噁心他，簡直一舉雙得。

不過她這一世不當宰相了，卻不代表她就忘了上一世被王老狗算計的事，等她出夠氣，就一腳踹了他和離，立個女戶，豈不逍遙自在？

「對，你沒聽錯，我改主意了，我，不、退、婚、了！」

王易徽疏離地後退一步，沉默半晌才道：「自從我回到國子監讀書，妳避我如蛇蠍，偶然遇見，言語間皆是要與我退婚之意，更遑論一直暗中與我較勁，處處與我比較，還提出比試要我同意退婚，妳這又在打什麼主意？」

一心要為女子謀生路、想出入朝堂之人，突然轉性說要相夫教子，前後變化之大，難以讓人相信。

苻令珠手裡繞著汗巾低下頭去，笑得有些嚇人，但只留給王易徽了一個頭頂，「之前種種不過是我想引起五郎的注意罷了，父母之命焉能改之？五郎，我們成婚吧。」到時候，看我折騰死你。

提及父母，這話倒是令人多了兩分相信，但也僅局限於兩分，王易徽那比旁人顏色略淺的瞳仁裡映著苻令珠小小的身影，蝶翅般的睫毛顫動，凝視她道：「妳莫要後悔，入我王家便出不去了。」

她昂著下巴，「落子無悔。」王老狗，你且給我等著！

還欲再說兩句，突如其來的鐘聲嚇了苻令珠一跳，那是國子監上課的鐘聲，伴隨著鐘聲一起傳來的，還有教習催他們回屋的聲音。

真是……久違了的聲音啊。

附近探頭探腦，想要偷聽兩人說話的眾同窗在鐘聲響起後相繼返回，這場退婚比試，終是被苻令珠的「聰明才智」所打斷。

王易徽最後看了她一眼，轉身而走。

苻令珠心裡剛升起自己打了一場勝仗的喜悅，立刻淹沒在自己不知學堂在哪的無語中。

也許是國子監的生活太過美好，所以在經歷後來種種之時，她有意讓自己遺忘這裡，因此對國子監的回憶是一片空白。

她立刻拎著裙襬追上王易徽，一副要和他一起走的模樣。

從王易徽的角度看去，小姑娘耳根通紅，形似羞澀。

能不羞澀嗎？丟死人了！苻令珠低頭看自己腳尖，時間太過久遠，國子監的日子早被她遺忘在疲憊生活之下，而且她少時只顧埋頭苦學，根本沒有私交甚好的同窗，如今竟是連自己在哪學習都記不清了。

尚在自怨自憐，只聽頭頂之上傳來聲音，「三娘不必同我一起去國子學，我已知曉三娘不願退婚之意，會好自思量一番。」

國子學？苻令珠一邊放慢腳步，一邊用餘光瞥到他腰間綴著木質長條牌子上，最頂端刻著「國子學」三字，中央醒目位置乃是「天甲」，最右端下刻小字「王易徽」，合起來代表的便是國子學天甲班的生員王易徽。

她這才恍然大悟般瞄了眼自己腰間也有的木牌，上書「太學天甲苻令珠」。

想起來了！她確實沒和王易徽在一起讀書。

國子監共分六學，各學招生不同，分別為國子學、太學、四門學、律學、書學、算學，共三百學生。其中，國子學和太學並列，各一百四十的學生，佔據國子監大半江山。

王易徽讀的是只有勳貴子弟才能入學的國子學，裡面基本都是侯爺、國公、公主之子，從出生就含著金湯匙，未來人生不用愁，而她讀的是次一等，只要是五品官員就能送自家子女讀書的太學。

各學又分天、地、玄、黃四級，剛入學的乃是黃級，像她和王易徽就屬於要畢業的天級，班級分類更以學生成績為主，分為甲乙丙，她每每考試都拔得頭籌，自是待在甲班。

這怎麼也能忘？果然是被王老狗氣傻了，不過她也真不記得太學甲班在何處了……可讓她開口向王易徽問路，還不如讓她再死一回。

「咳，那個……五郎啊，這個……」

許是耽擱的時間太長了，太學甲班的教習已是找了過來，開口就叫苻令珠回去。苻令珠頓時鬆了口氣，嚥下沒說完的話，顛顛地跟著教習回天甲班，因而沒看見王易徽站在原地，目送著她身影的眸裡全是探究。

仔細將路記在腦海裡，很快，天甲班出現在眼前，苻令珠心中浮起激動之情，這是她年少時學習的地方啊，那時的她多麼單純。

教習語氣和煦的催促道：「快進去，馬上開考了。」

苻令珠一聽便是腳下一歲，考試？她怕是考完就要去丙班了……現在請假還來得及嗎？

請假是不可能的，以國子監每次大考後才給放一天假來看，她想在季考時請假，無異於癡人說夢。

苻令珠木然地接過卷子，打量一番，確認是自己不會做的卷子。

國子監教學嚴格，課程分必修和選修，其中必修的課程裡包括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，這是大課，要學整三年，還有要學兩年中課的《周禮》、《詩經》、《禮儀》，學一年半的《易經》、《尚書》等，這些課擇二學習即可，可選一大課一小課，或是兩門中課。

然而少年時志氣高遠的自己，全部以大課和小課為主，對中課頗為看不上，這門試考的便是《左傳》，她現在跟教習說自己改學《禮儀》還來得及嗎？

禮儀她會啊，她太會了！她可是曾經當過禮部侍郎的人啊！

渾渾噩噩考完試，交完卷，頂著教習慈愛的目光，苻令珠擦擦額上並不存在的汗滴，心道：怕是要讓你們失望。

好不容易捱完必修課的考試，還有《孝經》和《論語》的選修課要考。

年少時的自己真認真，選修課選修課，不選都可以，為什麼都要學！她一邊對自己咬牙切齒，一邊又有些感歎。

不知她從何時徹底遺忘了以前的自己，整日周旋於朝門之中，面對以前好學的自己，令她汗顏。

第二章 回家享溫暖

直到日落西山，所有的課程才考完。

這還要感謝那些需要每日研究書法、算數、朝廷法令、鑒賞畫件的課程是看平日成績，而不是一次大考的成績，所以沒有考，不然苻令珠怕是要考死在這裡。

苻令珠腳步虛浮地走出天甲班，差點哭出聲來，終於考完了。

她本就不是聰穎之人，能保持優異的成績待在甲班，全靠平日裡的努力，多年不碰書本真的記不住更加深刻的理解，且在朝堂為官又不需要考《左傳》，平日裡為了鑽研向上，她琢磨的也不過是人心二字。

哎，應付宴席，華麗誇讚大堰盛世的詩歌足矣，上摺子也只需要注意引用，跟在國子監單純的學習相比，簡直是小巫見大巫，這次考完之後，怕是要淪落到丙班了……

經過長時間的考試，倒是讓苻令珠徹底冷靜了下來。

剛剛重生就遇見和王易徽的比試，好不容易躲了過去，又迎來了國子監的季考，打得她措手不及，整個人都雲裡霧裡的，想要回家見父母的念頭也越發強烈起來。這樣她是不是也有了改變上輩子事情的能力，是不是可以避免苻家重蹈覆轍，是不是可以讓父母見她出嫁滿足心願，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可以陪在父母膝下？

她再也不想經歷上輩子的惶恐無助，腳步便急促起來，出了國子監的門，苻令珠臨上軟轎前遲疑了片刻，最終還是決定自己走回去。

國子監門前滿是前來接各家少爺、姑娘的轎子，堵得水泄不通，坐軟轎還不如走

得快。

她身邊的婢女見狀，將包裹放到軟轎上，趕緊跟了上去。

幾匹駿馬嘶鳴著從她們身側跑過，一個個驚訝她這嬌弱的小姑娘會選擇步行，紛紛回頭看她們。

為首那人淡漠的目光掃過苻令珠，又很快一聲「駕」，跑得無蹤影。

馬兒激起的塵土飛揚，苻令珠拿出汗巾蒙住口鼻，不住地用手搵，該死的王老狗，顯擺你有馬是不是？

她身後的婢女見狀急得不行，小聲提醒道：「三姑娘，注意禮儀，不可用手搵風。」苻令珠看了婢女一眼，直看得婢女縮脖子才大步走了起來，而後想到自己現今是姑娘，又放慢步伐，享受著身邊的人聲鼎沸。

從國子監回家的這條路，往日走的時候不覺得有什麼，可一旦連自己的姓氏都失去，眼睜睜看著自家的府邸住進別戶人家，哪怕再走上這條路都變得不一樣了。街道兩旁商販推著他們的貨物，趁國子監裡有錢有權的少爺、姑娘終於放了假，特意趕來賺一筆。

有那一頭金髮的波斯人，說著流利的長安官話，出售著他們特有的香料；還有據說乘著大船，從海的那頭過來的昆侖兒費力的同買家比劃，介紹他這是正宗的黑胡麻；玻璃杯、小銅片、南洋美酒，東西多得數不勝數，儼然要將這條長街變成繁華的西市。

終於，苻家到了。

走過熟悉又陌生的長廊，穿過佈置得詩情畫意的院子，看見屋裡正在對弈的父母，苻令珠笑了，這是她活生生的父母啊。

見到她回來，苻鐸趕緊將棋盤上的棋子收起，黑子白子混在一起，看也不看就放進棋篋中，一身寬袖長袍的俊秀儒雅男人臉上閃過慌亂，站起身，還搓了搓手。他小心翼翼觀察著她的表情，解釋道：「明珠今天回來得晚了，父親這是等妳等得心焦，才和妳阿娘對弈起來。」

蘇若兒也為自家夫君解圍，招呼著婢女給苻令珠倒水，「沒錯，是阿娘待得無聊，才同妳父親對弈的，妳別誤會他。」

「就是就是。」苻鐸在一旁，小雞啄米般點頭附和。

似是怕她還要揪著自己下棋的事情不放，苻鐸用不高明的手段轉移話題，「三個月不見明珠，妳又瘦了，在國子監可還好？飯食得怎麼樣？妳們教習可有為難妳？父親可都跟妳們國子監祭酒打過招呼了，要好好照顧妳的，沒讓妳受委屈吧？」

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出來，問得苻令珠心中酸澀不已，一口氣沒喘上來，憋在了胸口。

明珠是苻鐸自她一出生就起的小名，意為掌上明珠之意，父母兩人也真將她當成寶貝疙瘩護著寵著，她一句想上國子監讀書，本志遊山玩水的父親就立馬捐了個五品官，將自己困在長安這方寸之地，把她送進了國子監的太學，從她十四歲入學到如今已過五年。

將眼中湧出的熱意逼回，緩緩吐出那口濁氣，她才狀似鎮定的回答道：「父親、阿娘儘管放心，女兒在國子監一切都好，祭酒和教習都對女兒傾囊相授，國子監的膳食堂每日伙食都不重樣，還有東閣可以點菜，女兒倒覺得自己還胖了些。」

符鐸和蘇若兒對視一眼，均看見了對方眼中的擔憂和震驚。他們一向覺得棋琴書畫是小道，只有為官造福百姓才是大道的女兒今兒是怎麼了？沒有勸說她的父親認真為官，還如此耐心地解釋在國子監的事情，這要是往常早不耐煩，抓緊時間回房念書了，這肯定是在國子監受委屈了。

這麼一想，夫妻倆便一定要符令珠說出來。

符令珠今天剛剛回來，能說的不多，想著既然不同王老狗退婚，還是要先告訴父母，誰知張口剛提了王易徽，還沒往下說就被蘇若兒打斷了。

蘇若兒一向溫婉大氣，此時聽到符令珠提及王易徽，就開始訓斥符鐸，「都是你，早早將明珠的婚事定下作甚，惹得明珠不開心。」

符鐸被說得委屈，「那不是當時和王兄相談甚歡，況且他家小沛笙當真是一表人才，不給明珠定下就得便宜其他小姑娘了，我哪知道明珠不喜歡他，後續王家又發生那麼多事。」

「那你就要看著明珠嫁給自己不中意的人！」

眼看著阿娘又像記憶中當著自己面假意數落起父親，在他們父女兩人之中調和氣氛，符令珠的淚意真真將眼眶都憋紅了，插話道：「阿娘，我不打算退婚的，五郎……」

她頓了頓，換了個親切的叫法，同父親一樣叫起他的字，「沛笙這段時日從西北回來後，我在國子監仔細觀察一番，倒是覺得他一表人才，自己也起了喜歡的意思。」

我呸，誰喜歡王老狗！

「父親和阿娘不必為我的婚事憂愁，女兒已改變心意，想要嫁他為妻，和他共進退。」

我呸，到時候一腳踹了他！

她話音剛落，大伯符質穿著一身官服、怒氣衝衝地在婢女的帶領下走進院子，人未至，聲先到——

「明珠，妳怎敢在國子監用妳的婚約和沛笙比試，讓他輸了就同意妳退婚！如此大事為何不同家裡商量？」

符鐸和蘇若兒的目光齊刷刷落在符令珠身上。

符令珠，「……」打臉來得如此猝不及防。

符質本是一位沉穩的吏部侍郎，可他驚愕於得到的消息，進了院子後，一聲比一聲高。

「明珠，妳當真是半點不為符家考慮，自顧自就要同王家退婚，妳退婚了，妳下面妹妹們的婚事又當如何是好？」

「還有你！」符質怒而將視線轉到符鐸身上，符令珠畢竟和他隔了一層，屋裡另外一個人是他弟妹不好教訓，自家弟弟便沒有那麼多顧忌，「整日裡無所事事，

天天沉迷琴棋書畫，你什麼時候能收收心，管管你女兒？寵得她不知天高地厚，連王家的婚都敢退，她知不知道她要退的可是王家的嫡子，是生怕我們不會得罪王家嗎？

「我為了苻家兢兢業業在朝堂為官，你們就這樣拖我後腿，不求你們多有出息，但求不要給我惹事，莫要給苻家惹禍！你們能不能為苻家想想！」

苻鐸耷拉著腦袋，一副任你訓斥的模樣，蘇若兒縱使心中有氣，也不能在這個時候挑撥兄弟二人的關係，只能別過頭去眼不見為淨。

反倒是苻令珠在苻質說的越發過火，而她父親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下，冷冷地瞥了苻質一眼，哂笑道：「我自是知曉的。」

突如其來打斷話語的女聲令苻質下意識抬頭看向蘇若兒，只見蘇若兒神情也是驚訝，這才緩緩看向苻令珠，愣是沒想到自身清高的侄女有膽子回他的話。

他當即沉下臉來，不怒自威的模樣看上去分外恐怖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苻令珠譏諷道：「大伯不是問我，知不知道自己要退婚的是王家嫡子，我在回答大伯，我知道。大伯不必指桑罵槐，我既能做出當眾威逼退婚一事，又豈會不將所有事情的前因後果想清楚？大伯對我父親的指責實在沒有根據。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似乎同大伯也沒甚干係。」

這話簡直就是明著說，她嫁誰跟你這位大伯有什麼關係？狗拿耗子多管閒事。

「明珠！」見她將苻質的怒火悉數拱起來了，一向在兄長面前唯唯諾諾的苻鐸，反倒挺直了背脊維護她，不像平常父母第一反應是先罵自身孩子一句，化解尷尬，而是直接道：「兄長，明珠說的不無道理，這婚事本就是為了她定下的，她願嫁不嫁，全憑她心意。」

苻質的臉青一陣白一陣，愣是被這兩個人擠對得說不上來，你要是細究，人家說的確實沒錯，他憑什麼插手苻令珠的婚事。

「好啊，你們長本事了，翅膀硬了，忘了自己是苻家人了？苻家教養妳、供妳讀書，我這個大伯連過問一聲的資格都沒有了？」

苻令珠可不慣著他，若非他是自己的大伯，她肯定要先套麻袋打他一頓，出一出前世沒能出上的氣！

「明珠從未忘記自己是苻家人，但苻家若想通過賣女兒求得榮華富貴，豈不是從根上就爛了？得治。」

這話簡直是明晃晃在罵他，苻質連自家弟弟都不看了，直視著她道：「明珠，妳這是在跟誰說話？」

嘖，說不過就拿長輩身分來壓我，你也配？

「我今日在國子監和沛笙比試，定下三局兩勝，我若贏了，婚事作廢，此事我誰都沒告訴，大伯一副我贏了，鐵定和其退婚的樣子，想來得到的消息是我們兩個平局，之後國子監季考，所有人不得離開，因而不知後續發生了什麼。」她輕抬下巴，勾起嘴角，樣子十分欠打，「第三場比試我沒比，婚沒退，大伯安插在國子監的眼線能力好像不太行啊，這麼重要的消息都沒傳遞出去，該換人了。」

堂堂三品吏部侍郎在國子監安插眼線是想幹什麼，監視他的侄女？還為了退婚一

事興師問罪，他憑什麼？就憑他是為了苻家好，所以得知自己和王易徽有婚約後特別上心，想攀上人家的高枝？

苻鐸和蘇若兒反應過來，雙雙黑了臉，看向苻質的目光何止是不善。

苻質額上青筋爆出，被苻令珠挑破裡子、面子讓他頗為不快，如鯁在喉，呼吸都不順暢了，只道：「還不是怕妳們在國子監出點什麼事。」

「多謝大伯好意，我還以為我不是去國子監念書，而是周旋於朝堂之上，稍不注意就刀光劍影、血流成河。」她再一次成功擠對了苻質。

別解釋了，安插眼線不就是為了看著她嗎？她真是何德何能。

所幸苻質能當上吏部侍郎是有真本事的，強自鎮定下來，找到苻令珠話裡的重點，「妳沒退婚？」

「沒有。」苻令珠斬釘截鐵的回答，「我改主意了，提出比試只是想試探沛笙對我的心意，因而第三場比試沒有進行下去。」她適時做出一副嬌羞且哀怨的樣子來，「要不是我主動叫停比試，我和沛笙今生就沒有緣分做夫妻了。我不忍他一人撐著王家，現今王家就他一個過了弱冠的男子，難得很，我想和他共擔風雨，誠如父親所言，沛笙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我也是喜歡於他，想嫁他的。」我呸，王老狗哪裡頂天立地了？嗯……這話說的好像不對，人家能當大將軍，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，行吧，誇就誇了吧。和厲害的人做對手，總好過和豬腦子們。苻質狐疑地看向苻令珠，她這話稱得上大膽，哪有小姑娘直接說自己希望嫁人，還腆著臉說自己喜歡人家的。

但她完全沒有必要欺瞞他，他女兒也在國子監讀書，這麼大的事情一問就能問出來，也是他得到消息後被震得心神動盪，直接就找了過來。

「也罷，既然沒有退婚，那便是好的。」

他緩和下來，但苻令珠可不想放過他，因此他話音剛落，她就一副被冤枉的委屈表情。

苻鐸是個寵孩子無度的，不然不會為了她而放棄自己的理想，縮在長安城，還花錢捐了個五品小官，她想做什麼都支持，她被苻質莫名其妙訓斥了一頓，焉能置之不理？當即就攔下要走的苻質。

他不爭不搶，甘願在兄長面前當一個扶不起的弟弟，那是因為他是嫡次子，不想破壞兄弟二人的感情，但這豈比得上他的掌上明珠？

「兄長，既冤枉了明珠便需同她道歉，我們做長輩的總要以身作則。」

苻質看著自家好弟弟，無語凝噎，半晌同苻令珠道了歉，「今日確實是我冤枉了明珠，一涉及苻家的未來，總是有些過度緊張，記得明珠最愛舞文弄墨，我那裡還有一塊上好的墨，回頭就給明珠送來。」

苻令珠笑道：「多謝大伯，那明珠就不客氣了。」隨即，她望著苻質堪稱有些蕭瑟的背影，眼裡笑意不見，取而代之是無情的涼薄。

她從不認為自己是好人，前世若非苻質口口聲聲為了苻家好，想讓苻家更上一層樓，投靠了不該投靠的人，明明沒有那眼力和實力卻想要從龍之功，也不會樹倒猢猻散，讓他們苻家被認定為黨羽而遭受滅頂之災。

流亡之苦、逐漸減少的族人，她沒有人收屍的父親、自盡的母親，嗷嗷待哺、直接餓死的侄女，全拜他一人所賜。

她豈能不恨，豈能不怨？這不是說一句為了苻家好就能抵消的！前世是他早早斬首於菜市口，她才沒有機會問他一句後悔嗎？

現在距事發還有三年，她還有時間。苻令珠拂了拂袖，愣是做出了一種行雲流水的瀟灑之感，心道：都是為了苻家，且看誰能贏。

回頭看見還望著她的父母，恨意消失不見，她的父母還在，真好。

心裡美滋滋的，她父親當真是一如既往的寵愛她，明明剛才還不希望自己退婚呢，面對苻質的指責，卻說自己想退婚就退婚，那般維護她。

因此她特別乖巧地道：「我記得大伯那塊好墨父親惦記了好久，女兒不才，借花獻佛，那塊好墨就轉送給父親了。」

苻鐸頗有些受寵若驚，還小心翼翼地將棋盤擋在身後，生怕苻令珠又想起這事，讓他和那塊墨失之交臂。

蘇若兒將礙事的夫君瞪開，拉著苻令珠重新坐了回去，問：「明珠，妳所言可屬實？當真要嫁給沛笙？」

苻令珠就差拍著胸脯指天發誓自己不退婚了，她道：「真的，阿娘，我想嫁給他。」

「好，妳和沛笙的年紀都不小了，阿娘這就給王家遞話，將你們兩個的婚事給定下。」

看著父母臉上欣慰的笑容，她想，自己做的沒錯，能讓父母開心，嫁給王老狗算什麼。

蘇若兒一臉心疼地看著苻令珠，「明珠，阿娘知妳心中所想，一點時間都不能浪費，早早就讓她們將熱水燒好了，一會兒好好洗滌一番，再去妳父親書房拿書看。」

「對對，明珠，《左傳》妳學得可通透？有什麼地方不懂，父親隨時等著給妳講解。」苻鐸期待地接話。

苻鐸這人雖不愛做官，可學識扎實、博聞多識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而且是能和國子監最大的官，國子監祭酒稱兄道弟的奇人。

苻令珠看著一副為她著想的阿娘，又看著開始詢問她有何地方不懂，確定自己要得一塊墨，心情大好，想為自己答疑解惑的老父親，簡直想嘔出一口老血。

不必如此，剛回來考完試的她不想看書了。

再三確定苻令珠不退婚，苻鐸就親自為她的婚事跑辦了起來。

長安城的媒人見慣了當家主母給自己女兒商量婚事的，這父親打頭親自過問的還是頭一遭，嘴上說著苻家奇怪，心裡酸著苻令珠被這樣看重，辦事卻不敢不認真。而好不容易有了一天假期的苻令珠，在家裡的生活簡直不要太好，由奢入儉難但由儉入奢易啊，本來就已經混成國公，過著人上人日子的苻令珠，回到了窮得只剩錢的家裡，開啟了混吃等死的美日子。

在蘇若兒「我女兒沒問題吧」的眼神中，苻令珠左手吃著荔枝，右手品著佳釀，嘴上還能不著痕跡的套話，將苻家裡裡外外弄了個通透，前世有些想不明白的地

方也品出味來。

看書？好不容易有個假期，她要好好享受！等她回了國子監，讓家裡人知道她去了丙班……她簡直不敢想，所以要珍惜現在的日子。

到了晚上，仗著自己還沒有成家，厚著臉皮，在她父親哀怨的目光中，拐走了她阿娘，縮在她阿娘懷裡一夜好眠。

美好的日子總是那樣短暫，充滿瑞腦熏香的屋內，重重疊疊的床幔後，鋪散著黑髮，露出雪白面龐的苻令珠正酣睡著。

蘇若兒掀開苻令珠身上的被褥，在她屁股上不輕不重地打了兩下，「趕緊起來，今日還得回國子監呢。」

苻令珠昨晚上抱著自己阿娘，一會兒想到流放之時受的苦，一會兒慶幸自己回來了，一會兒又牙根癢癢的想起王老狗，折騰了大半宿，直到後半夜才睡下。

她朦朧朧睜開眼，眼前黑漆漆一片，唯有蠟燭的光暈暖洋洋的照著。

天都沒亮！馬上一縮脖，又睡下了。

蘇若兒看了好笑得不行，見她實在起不來，也心疼的不叫了，讓婢女動作小心些，替她將被子重新蓋回去。

等再不起就要遲到了，苻令珠終於被蘇若兒挖了起來，婢女齊上手，有為她潔面的，有為她穿衣的。

吃了一層撒著胡麻的羊肉餅，風風火火收拾一通，苻令珠就被蘇若兒塞進了軟轎中，軟轎中的她打了個哈欠，眼裡瀰漫的都是水霧。

去往國子監的路上暢通無阻，任誰都不敢掐著點到，生怕遲到，國子監向來嚴苛，管你是誰家的孩子，就是小龍也得在國子監盤著。

下了轎那一瞬，苻令珠已擺出平日裡的清高模樣，裝作不經意從放榜的地方走過。國子監的大榜是六個學院所有學生都排上的，從高到低，一目了然，這要是考得差了，那是真丟人。

心裡擔憂自己成績，只聽圍著的一群人驚呼聲此起彼伏。

「快看國子學的沛笙，也不光選了大課和小課，還選了兩門中課，春秋、周禮、尚書、孝經、論語、騎、射，竟全是甲！」

「他是怎麼做到的？我學一門春秋都快學不過來，還得的是個乙。」

「話說，他為什麼選那麼多門？」

「你不知道啊？王家三年前在西北那一場戰役，男子幾乎全部戰死，沛笙便去了西北，說是為父親和兄長收屍，卻在那裡一待三年，這剛回長安沒多長時間便要將落下的課趕緊補上，不然不讓畢業的。」

國子學的沛笙不就是王老狗嗎？聽著大家嘴裡的讚譽，苻令珠在心裡冷哼，最討厭這種隨便看看就能考個好成績的聰明人。

「太學的成績是不是不對？」

人群起了騷動，苻令珠趕緊支起耳朵。

「快讓我看看，這次考試清君和宣二娘子誰能當第一？」

「是宣二娘，可你們看，清君的成績怎麼都掉在丙班了？」

清君說的便是苻令珠，她給自己取字清君，力求要同男子看齊。

丙班……她默默走回天甲班的教室，心裡已是被大水淹沒，哪怕給她五天，五天時間看書複習，她都不至於直接從甲班掉到丙班。

到了甲班，教習繃著一張臉，頗有一種要和她談談的架勢。

苻令珠前世在國子監一路聽著讚譽畢業，何時看到過這種眼神，當真是會心一擊。國子監每逢大考會調班，不用說，她這次的成績，直接去丙班報導即可。

人還沒到丙班，便聽裡面歡聲笑語好不熱鬧，與寂靜的甲、乙兩班形成鮮明對比。小姑娘們三三兩兩湊在一起閒聊，小公子們在門口離她們遠遠的，仔細聽去，他們說的卻是僅有的那一日假期，自己去了哪個逍遙窟，裡面的姑娘身姿如何曼妙，面容……

怎麼能如此嬌麗？

他們的目光幾乎要黏在苻令珠身上，什麼姑娘早被忘在腦後，眼裡心裡只有她一人。

驟然安靜下來，還一個個端坐了身體，活像教習來了的公子們，立刻吸引了屋內小姑娘的注目，待她們看清苻令珠的臉，一個個啞然了。

甲班一向看不起她們丙班的人，現在來他們班作甚？

她們知道自己成績不好，便是連大榜都沒去看，看了也不會把她們的成績提高到乙班去，更何況是甲班。

而苻令珠在搜索到自己要找的人便露出了一個微笑，頓時引起公子們的吸氣聲。

「三姊？」丙班小姑娘們中的一人開了口，聲音裡帶著明顯的詫異。

她生得珠圓玉潤，上身著鵝黃色的窄袖衫子，下身配薑黃色八幅長裙，整個人鮮嫩的如含苞待放的花朵，頭上一左一右各梳一個髻，嫩黃色步搖垂下，隨著她站起的動作輕輕飄蕩，顯得稚氣可愛。

苻令珠一時間看愣了，記憶裡那整日穿著黑色或是灰色，老氣橫秋的妹妹，似乎是煙雲一般，同現今的人一碰撞便散了。

能看見苻汝真，頓時沖散了她從甲班掉到丙班的哀傷。

苻汝真是大伯家的幼女，被大伯和大伯娘教養得有些膽小，只會死讀書，因而一直在丙班，季考放假大伯讓她在國子監學習便聽話不回家的乖乖女，上輩子至死都陪在她身邊的親人，唯一的親人。

「三姊是來找我的？可是家裡出了什麼事？」

苻令珠搖搖頭，掩下眼中的酸楚走了進來，下意識往後排掃了一眼，卻發現那裡的座位都是有人的，反而前幾排空著便直接坐了下來。

跟在她身後的國子監侍女，將她的筆墨一一擺上便退了出去。

「家中無事發生，從今日起我便是丙班的學生了。」她腰間的木牌都從「太學天甲苻令珠」換成了「太學天丙苻令珠」。

聞言，苻汝真瞪圓了眼睛，就像貓兒一般可愛，卻被其他的丙班小姑娘拉走了，

幾人湊在一起嘀嘀咕咕。

見狀，苻令珠心道：啊，真想上手摸一摸。

第三章 降到丙班被排擠

在丙班上課的日子堪稱愉悅，雖是太學裡成績最差的一個班，可也都遵守規矩，上課絕不敢說話，去恭房都要舉牌，大多數情況下，他們努力坐直身體，要睡不睡的聽著。

眼神時不時掠過苻令珠的身影，公子們羞澀，小姑娘們拒人千里之外。

苻令珠自然而然忽略了對她幾乎造不成什麼影響的視線，全神貫注聽課，大腦一刻不停的運轉，拚命吸收知識。

一門課上了兩個時辰，前一個時辰教習單方面輸出，與以往並無任何分別，可第二個時辰，教習頻頻叫苻令珠回答問題。

從甲班掉出來已經夠丟人了，要是再回答不上教習的問題，她可以回家待著了。所以丙班同學們木然地看著苻令珠和教習你一言我一語，從書本上的知識拓展到當朝政事，又從南北方差異拓展到賦稅？

我們彷彿學的不是同一門課。

好不容易應付完教習，苻令珠暗道一聲好險，若不是她聰明地將話題引到別處，再多說兩句就得讓教習聽出她書本知識學得不深。

腰板挺得都有些疼，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一下，一回頭，所有人都避過了她的視線。雖然公子們對她的臉很感興趣，對她和王易徽的婚事更感興趣，但丙班的同窗們都在一起上學少說有五個年頭，小姑娘們不喜歡她，那他們也排斥她。

她微微挑眉，看來丙班的同窗們都不是很歡迎她啊，她忽道：「真真，過來。」同為苻汝真的手帕交們生怕苻令珠欺負她，將人送到她身邊就不走了，圍著兩人坐了下來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她苻令珠多麼受丙班的同學歡迎。

苻汝真有些害怕，「三、三姊，妳叫我來有什麼事情啊？我知道季考我沒考好，我下次一定努力。」

苻令珠彎了彎眼，「努力就好，我只是想告訴妳，從今天開始，我就要搬到妳的學舍去住了。」

都已經跌到丙班，自然不能再住在甲班的學舍中，感謝她上學時就比較清冷，甲班也沒有關係好的同窗，不然還得被問自己為什麼會掉到丙班。

怎麼解釋？說自己全忘了？嘖，那她的臉皮真是不能要了。

「啊？」聽到她要搬去，苻汝真一雙杏眼瞪得更圓了，有心要拒絕卻又不敢開口，最後垂頭喪氣地應了。

她又不是洪水猛獸，怎麼那麼怕她？

苻令珠反思半晌，得出是自己以前太不拿在丙班的苻汝真當回事的緣故，總以成績論英雄，覺得真真成績差，往常在太學都不同她說話，更別說照拂了。

怨她，都怨她，她是阿姊，得主動緩和兩人關係！就算不成，至少也得教會她不能事事聽大伯、大伯娘的，不是所有的事情，父母都是對的。

想著前世苻汝真身子骨差，在流放時吃了不少苦，逃出生天後也一直病懨懨的，

她便道：「我瞧著妳好像又圓潤了些，騎射課可不能再馬虎，日後妳便跟在我身邊練習，就算得不到甲等也別拿個丁。」

聽到這話，對騎射課一向敬而遠之的苻汝真，差點哭了。

苻令珠心道：我可真是個好姊姊。

然而苻令珠不知道，國子監天甲班教騎射的教習和太學天丙班是同一個，兩班的課總是一起上的。

騎射課總是習武之人的天下，偌大的演練場，彷彿有人劃下一道線。

一面是熱火朝天，教習未至，人已活動開的公子們，一面是縮著脖子，呆立不動，肩不能提、手不能挑，只有吹風的嬌貴公子和小姑娘。

丙班的同學們一個個面露菜色，苻令珠混在其中，顯得神采奕奕，簡直就是個異類，他們更討厭她了。

但不管他們如何想，苻令珠半強迫半哄地帶著苻汝真在原地做起運動來，一會兒伸伸胳膊，一會兒拉拉腿。這些動作都是她前世偷師學回來的。

沒做一會兒，苻汝真腦門上就冒了一層汗，臉蛋紅撲撲的，再看苻令珠，相當認真專注，汗滴落在睫毛上都不曾擦一下。

這身子還是太嬌弱了些，往常每天隨便做的運動，如今做上一遍都覺得吃力，這讓苻令珠更加堅定自己要帶著苻汝真好好鍛煉身體的心思。

一套動作做完後，苻令珠動了，她主動打破了那道無形的屏障，跟苻汝真道：「跟上，今日教妳射箭。」

不說丙班的同學們瞪大了眼看著她們兩個，就說對面之人已然笑了開來，隨著打鬧之聲傳入耳的還有他們的私語。

「小姑娘莫不是看上了我們中的誰？」

「那肯定是我！」

「不要臉的！」

苻汝真羞紅了臉，在原地跺了跺腳，看著沒事人一直往前走的苻令珠背影，跟了上去，兩人直接越過那群人走向射箭場。

被她們越過的公子們，哄笑聲音更大，直到一道帶著點懷疑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我怎麼感覺，剛才那個小姑娘是和沛笙有婚約的苻三呢？」

瞬間，眾人就像被掐住了喉嚨般，驟然安靜下來，還惹得苻令珠回頭望了一眼。這一眼，嚇得他們集體後退三步。

苻令珠挑挑眉，也不管他們，只帶著苻汝真往前走。

「真、真的是苻三，她不是太學天甲的人嗎？怎麼在丙班？」

「我倒是聽他們念叨一嘴，說她這次季考從甲班掉到丙班。你們說，她都是能拿全甲的實力，到丙班她圖什麼？」

沒人回答他的問題，反而有人瑟縮著問：「剛才誰說她看上我們中的人了？」

「誰說了，你看我幹什麼？我可沒說！」

「咳，沛笙來了！」

集體噤聲，宛如雕像。

王易徽是被教習喚過去商議即將開始蹴鞠比賽事宜的，因此幾人來得晚了些，到了就發現情況有些不對，演練場太安靜了。

毫不誇張地說，風一吹，有回音，這「嗚嗚」聲就像他們心底發出的最真實的聲音。

幾乎是一眼，王易徽就越過他們，捕捉到苻令珠的身影。

她頭戴襍頭巾子，穿著一身火紅的窄袖綁腿胡服，儼然男子裝扮，但仔細瞧去，她腰間繫著比旁人還要寬兩指的皮腰帶，勾勒出盈盈不堪一握的腰身，又能讓人發現是個小姑娘。

大堰風氣開放，小姑娘穿男裝已成為一種風尚。

整個演武場，穿紅的人不少，但她是最奪目的一人。

國子學天甲班的同學們都有些怵他，明明他們也是天之驕子，但男人崇拜比自己厲害的同類已成為本能，他們下意識就圍著王易徽站了過去。

大家想同他說話，雖然往日裡一碰上那張冷冰冰的臉就什麼話都說不出來，不過他們今日能明顯感覺到，王易徽臉一樣冷，但氣勢不一樣，不像以往，任誰都靠近不了。

都是聰明人，從他的視線就能發現他是在瞧苻令珠，這不易察覺的改變，因誰而起一目了然。

有大著膽子的問道：「沛笙，那位可是揚言要同你退婚，又改了主意的苻三？」

王易徽淡淡瞥了說話那人一眼，直把那入看的想找教習保護。

「不是。」

不是苻三？那人摸摸頭，他見過苻令珠的，長得那麼好看的小姑娘，整個國子監也沒幾個，不可能記錯啊，而且前日兩人不是還比試來著？他還記得第三場沒比完。

就在他們疑惑中，王易徽道：「我與她婚約將成，待從國子監畢業後就完婚。」完婚？

不只他們，連教習都蠢蠢欲動想聽後續，他們兩人的婚事鬧騰得國子監誰人不知？前日的比試還歷歷在目，怎麼今日就不退婚了？真不退婚了？

難不成真如苻令珠所言，所做之事只是為了吸引王易徽的注意？但誰家要嫁人的小姑娘，樂此不疲地同未婚夫爭高低，確定是成婚不是結仇？

說話的人，笑了兩聲掩飾自己的尷尬。

有人想拍王易徽馬屁，「叫苻三處處惹你不痛快，等成了婚，沛笙你還不是想怎麼收拾她，就怎麼收拾她。」

附和的人道：「成天和沛笙比著來，她也不看看自己的斤兩。」

「即使她母親是蘇家人又如何？還不是一個五品小官的女兒，真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了，能嫁給沛笙是她三生有幸，還敢挑挑揀揀。」

「就是說，成婚了，想怎麼拿捏，還不是沛笙你一句話的事。」

他話音未落，一道穿透空氣的聲音響在他們耳邊，眾人尋聲望去，只見箭靶中心

位置俏生生扎著一箭，而此時的射箭場，只有苻令珠和苻汝真兩人。

除了王易徽，所有人都嚥了嚥口水。

十分會看人下菜碟的國子監天甲班學生，話音一轉，「嫂嫂，挺厲害的，哈……」王易徽眼裡浮起些不仔細看瞧不出的笑意，不知是因為那聲嫂嫂，還是因為誇獎了苻令珠，他肯定道：「是很厲害。」

教習瞅著苻令珠帶著苻汝真，又射出一個正中紅心的箭，眼前一亮，率先走了過去。

眾人看向王易徽，比起教習，他們顯然更喜歡聽從王易徽的話。

王易徽自然要跟上去。

苻令珠全神貫注教著苻汝真，真沒把圍觀的人當回事，她早就習慣被人注目了。只見高出苻汝真半頭的她，貼著苻汝真的後背，兩隻手環繞，手把手教她射箭姿勢，似是將人圈在懷裡一般，側臉同苻汝真說著什麼，右腳踢了踢她的腳，帶她站穩，接著手一鬆，又是一箭射了出去，正中紅心。

離得再近些，他們就能聽見苻令珠說了些什麼——

「記住這種感覺，腳的距離要再大些。」

男兒裝扮的苻令珠，懷裡靠著一個鵝蛋臉的小姑娘，時不時調整一下她的動作，教她射箭，偏偏每箭都能中靶心，眾人看得鼻子癢癢，似有鼻血要流下，可看著看著，總覺得好像哪裡有些不對勁。

「沛笙，嫂嫂和你誰更強一些？」

王易徽沒有回話，問話之人也覺得自己問了個愚蠢的問題，你問一個上過戰場手染鮮血之人，他和小姑娘誰更厲害？

「那還用問，肯定是沛笙啊！」

猛地聽聞沛笙二字，苻令珠驟然鬆開苻汝真的手，不出意外，沒了她的扶持，箭歪歪斜斜擦著箭靶而過。

王老狗怎麼在這？

轉頭見王易徽真在這，她走到一旁拿起一把新弓，試了試力道，輕輕瞧了他一眼，還衝他燦爛一笑，回頭、拉勾、射箭，一氣呵成，正中靶心。

她眼裡一片挑釁，射的哪裡是箭靶，分明就是王易徽。

感謝前世努力學武的自己，手感還在！

「好箭！」周圍人啪啪鼓掌，「原來嫂嫂是為了沛笙故意考到丙班的，不然你們兩個一個太學，一個國子學，想見一面也太難了些。」

苻令珠嘴角抽了抽，叫誰嫂嫂呢，誰是你們嫂嫂？還有，什麼叫做她是為了王老狗去的丙班？關他什麼事！

聽聞大家的打趣，王易徽眼裡閃過一絲興味，為了他？只怕不是。

他默默走到她身邊，狐狸眼微垂，伸手在一排弓中挑了起來，拿起一個掂量一下就放下，直到拿起一個五石的弓，那弓很新，一看就是沒有幾個人用過。

完全是他們想用也用不了，要拉開五石的弓，所用力氣非比尋常，哪怕是軍隊中，大家訓練也是用四石的弓。

可五石的弓在他手裡，跟在玩一樣，他模樣看著遊刃有餘，一箭射出，伴隨著破空聲，對面箭靶四分五裂。

場上一片寂靜，寂靜之後是巨大的叫好聲，就連太學天丙班都過來湊熱鬧，跟著喊道：「好！」

「沛笙好樣的！」

「再射一箭！」

可王易徽對眾人的呼喊聲置之不理，他側頭看向苻令珠抓弓的手，收回了目光，那隻手因為拉弓，將嬌嫩手心都磨出了泡，正虛虛握著。

苻令珠咬住牙，剛才那目光什麼意思，看不起她這個二石弓是不是？那是因為她今兒第一天練武，第一天！給她等著，等她找回前世的水準！

被王易徽最後一個眼神氣得，苻令珠整整一節課都陰沉著小臉。

能光明正大偷懶的苻汝真，真真是最厭惡上騎射課了，即使有女教習，她依然害羞得放不開手腳，手帕交們都跟著去練蹴鞠了，她就賴在能給她勇氣的苻令珠身邊。

一會兒看看王易徽，一會兒看看她，最終好奇心佔據了上風，期期艾艾地問道：

「三姊，妳真的要嫁給沛笙嗎？」

見苻令珠望了過來，她趕緊搖頭，補上一句，「三姊我只是問問，妳別放在心上。」

苻令珠心裡歎了口氣，真真怎麼還這麼怕她，自己都帶她習武了。

她伸手掐了掐小美人的臉蛋，別說，鵝蛋臉掐起來就是舒服，滿滿的肉。

「三姊。」苻汝真眨著亮晶晶的眼。

「嗯，我們兩人婚事已定，婚期定在了畢業後。」

「可三姊不是一直都不想嫁人嗎？」

苻令珠看著人群中一腳將蹴鞠踢進框中，惹來一陣歡呼的王易徽，冷笑道：「哪裡，我只是不想嫁給無用之人，沛笙如此優秀，能嫁給他，我真是太樂意了。」

「那三姊……喜歡沛笙？」問出這麼大膽的話，苻汝真先紅了臉。

「當然，我喜歡他。」苻令珠翹起嘴角，似笑非笑地道：「聽聞王家子嗣不豐，我啊，很樂意幫他教養一二。」

讓他知道，老娘的宰相不是那麼好搶的，王老狗！

「那我懂了，真羨慕三姊能嫁給自己喜歡之人。」

苻令珠一臉不解，不是，妳懂什麼了？

周圍偷聽的人，哦哦哦！原來清君想給沛笙生兒子！